

中国古典
文学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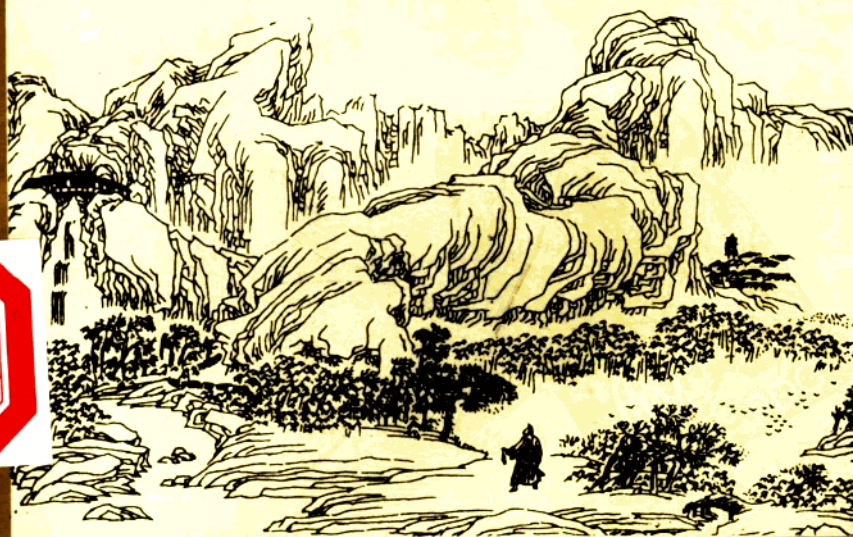
冷眼观

LENG YAN GUAN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
全本·珍藏丛书

(清)八宝王郎

沈阳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回	读奇书旧事觉新民 游宦海燃其空煮豆	1
第 二 回	丧天良逆子累严亲 逃国法刁奴衅贤宰	11
第 三 回	说韬铃英雄伤往事 亲宵小知县误前程	19
第 四 回	太史公冶游遭奇辱 观察使惧内败官箴	31
第 五 回	绘旗人薇垣聚怕 说讼棍花封射影	42
第 六 回	一榻茶烟畅谈怪事 百年春局误种情根	52
第 七 回	去思碑过客忆甘棠 钱行酒同人争折柳	62
第 八 回	翻新令妙语出红妆 叹歧途热心遭白眼	72

第 九 回	乱哄哄万乘走长安 情岌岌隔窗听密语	83
第 十 回	驻洋场虚心探社会 遇翻党无意得机关	93
第 十 一 回	画葫芦巧计成虚话 翻旧样妙女选情郎	104
第 十 二 回	祸中得福老虎做官 笑里藏刀乌龟出丑	114
第 十 三 回	死中丞误认大小马 活月老巧判前后夫	125
第 十 四 回	梦断鸳鸯魂销谷埠 书传鱼雁泪洒申江	136
第 十 五 回	渡长江扒手放谣言 保国粹伤心惊鬼语	147
第 十 六 回	信数理新学辩神权 误歧途杞人忧国事	158
第 十 七 回	小司员冒险拜门墙 老中堂荐才遭党祸	169
第 十 八 回	梓乡归去灾象惊心 噩耗传来良箴动魄	180
第 十 九 回	覽社湖魔王识天文 苏州城周郎归地府	190
第 二 十 回	晴川阁两次宴嘉宾 黄花滂一番谈骗术	201
第 二 十 一 回	戴高帽政界有心传 误圣经俗儒多耳食	211

目 录

第二十二回	笑官场鼓吹散鸳鸯 演帮匪么魔出社会	223
第二十三回	讯理会堂上露真情 开喜筵同人出公份	233
第二十四回	笑骂由他风生席上 好官做我月旦樽前	244
第二十五回	两金无术死后悟穷因 致病有原生前严胎教	256
第二十六回	乐极悲生粤人信鬼 盘根错节婆子装神	265
第二十七回	吴镇军单骑救同寅 鲍男爵惧祸逃内地	275
第二十八回	朱素兰再领莺燕班 祝如椿重酬风月债	286
第二十九回	宾鸿栈醉梦两模糊 普天香中西双辑睦	297
第三十回	释嫌疑妙判仰前型 说考试奇谈出后进	307

第一回

读奇书旧事觉新民 游宦海燃其空煮豆

看官，现今我们中国四万万同胞，欲内免专制、外杜瓜分的一个绝大转机、绝大遭际，不是那预备立宪一事么？但那立宪上加了这么预备两个字的活动考语，我就深恐将来这瘟宪立不成，必定嫁祸到我们同胞程度不齐上，以为卸罪地步。唉！说也可怜，却难怪政府这般设想，中国人却也真没得立宪国民的资格。语云：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所以无论强弱荣辱，皆是自己做出来的，切莫要去错怨别人。看官，你们如果不信我们中国社会腐败没有立宪国文明的气象，我曾经得着一部社会小说，其中类皆近世实人实事，怪怪奇奇，莫可名状，足能做一本立宪难成的保证书。我若不从头至尾的细细说明，不独看官们装在一个大闷葫芦里头疑团莫释，连我也未免辜负那赠书的人一番苦心孤诣。

我记得那年从东洋毕业回国，一迳就往北京去赴部考验。因路上风波劳顿，觉脑气筋里异常困倦，听人说琉璃厂是个人文荟萃之区，我独自一个逛到那里去醒一醒（渴）睡。忽从一家书坊店门首经过，见有一部手抄的书稿，表面上标着《冷眼观》，我拿过翻开一望，见那书中记载的人名事实，倒有一大半是我夹袋里的东西，那著者竟是先得我心了。当下就问那书肆主人：“要几何代价？”不意他不慌不忙，说出几句料想不到的话来。

看官，你们想他说甚么？原来他说：“我这部书，却有两等卖

法。”我忙请问他哪两等？他道：“若是顽固党守旧派来买我的这部书稿，我非要英金三百镑不可；倘有热心公益中国前途新学界一般种子情愿要，我就分文不取，双手奉赠他也可以使得。”我见他吐属慷慨，就对他唱了一个大喏，先致谢了他赠书的美意，然后向他说道：“我虽不是新前途，却也异乎旧党派。我大概看了看你那书上的宗旨目的，不过形容着几个旧社会的怪人怪事，哪里就值得许多的金镑？”他听我驳诘他，不由的把鼻子哼了一声说道：“不旧何新？不铁何金？我这旧社会的怪事，正是那新前途的阻力，不可不叫大家知道知道，好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如果能担任我这印行的义务，我尚有后三十年的怪世界，正当调查预备立宪时代的各界魑魅魍魉一般变相，候我成了稿，索性赠与你做个圆满的功德。”我方欲再同他周旋两句，忽见空际墨云四合，哦，不好了！将近要落下大雨来了。我就急忙袖好书稿，匆匆与书肆主人作别回寓，将那本《冷眼观》取出来，从头看去，及至看到那书上的人种种腐败，我那立宪绝望的心又不觉油然而生，只得洒了几点热泪！再看那上面写道：

唉！半生辛苦无人问，留得温峤一部书。我姓王，名字叫王小雅。曾记得我那十七岁上，我父亲子雅公在南京上元外翰任所，一病不起。看官，我父亲本来不是老教，曾由咸丰壬子科举人，誊录议叙知县，就选了一个福建光泽县的缺分。正欲打点赴任，不意我伯父文勤公适由粤藩擢升闽抚，这光泽县正是他属下，在别人也不过照例回避罢了，但我伯父的为人，外宽内刻，他自经历的宦途，也就危险得很。当他中了翰林，留京供职的时候，正值粤匪扰乱之际，又因禁这唠什子鸦片烟，激成圆明园一炬之祸，咸丰帝挟两宫出狩。彼时京中对逃官禁令森严，凡私离职守的人，政府里都记了一个底册，以为将来勒令休致地步，可巧我伯父的大名，亦在其内。当日幸遇晏侍郎端书奉旨回籍团练，他同姓晏的本有世谊，就隐在他的名下，改名凯泰（原名敦敏）。事后保了一个四品卿衔，加捐浙江补用道。

适当金陵尚未克复，朝旨命合肥李文忠在苏沪一带剿办粤匪，同我伯父正是优贡同年。那时非比目下科举绝命的时代，这“同年”两个字，读书人是最重的，一见面就委他办淮军营务处，又委他创办苏省牙厘总局。杭州一经肃清，我伯父即署了浙江督粮道，转运漕粮，顺便就赴部引见。其时西佛爷亦甚疑惑他是逃官里头的人，怎奈他官名已改，又加上有一位最有势力的亲王从中缓颊，说他是奉旨随晏某回籍团练奏保有案的人员，又说了一声：“从前在翰林馆的时候，先皇帝很赏识他。”也该他官星发达，这一句话刚巧打动了西佛爷爱屋及乌的念头，不到一二年，就把他开皋陈藩，转瞬放了福建巡抚，这是我伯父一生的历史。

当我父亲选授光泽县缺，正是我伯父到闽抚任的时候。因我家四代同居，及至我父亲，与手足更相友爱。诂料我伯父不但存了一个越人肥瘠的思想，而且恐我父亲做州县官，设有亏空，不无累及，于是想出破坏的法子来，对我父亲说：“大凡做州县官的，第一要有一副假慈悲的面貌，第二要有一种刽子手的心肠，第三还要有一肚皮做妓女的米汤。你如今自问这三种里头，有哪一样？所学非所用，岂不是白白地去自家吃苦么？你若不听从我改了知县，凭你飞到天上去，我也有神通叫人参掉你为止。”一阵连劝带吓，我父亲就改就了这上元的教谕。在任十六年之久，并未革过一名秀才，报过一个劣生，所以我父亲故后，灵柩回籍的那日，学校中人，不约而同的白衣送葬。再加其时江宁太守李筱轩是我父亲壬子乡榜同年，上江两县仰承首府的意思，加派了得力的家丁，带领许多民夫在码头照料，我就同我母亲一迳回籍。

其时我伯父早在闽抚任上积劳病故，几位哥哥虽蒙圣恩隆厚，分别荫了郎中主事，只是各人都拥着十几万铜臭，醉生梦死的过活。我回籍次年，就将我父亲入祖塋安葬。转瞬已是三年，我业经交到十九岁上，本年正该除孝，我母亲就替我赶忙娶媳妇儿。这门亲却是我母亲的姨侄女，在南京时就早经定下来的，我当时也欢欢

喜喜的去迎娶。不意过门之后，未及三朝，我的妻子就想争权搅利，着实的探听我家里有多少存款，有多少田地房屋，便怂恿我同我母亲分居。我因此大不为然，夫妻就不甚恩爱，遇事龃龉。大约人家娶了不贤孝的妇女，犹如国家出了不忠的臣子一般，总是为着权利二字的病根做了主动力，往往闹出许多亡国亡家的乱子来。

当时我因他是我母亲的姨侄女，又不便同他时常吵闹，只好想出一趟门，回避一年半载。彼时我不在家中，或者他们婆媳渐生和睦，把这权利化归乌有，亦未可知。我主意已定，便屡次求我母亲放我出门谋事。我母亲不但不肯让我出外，而且以大义申饬了我一顿，说我燕尔新婚，理应同新妇在家朝夕侍奉，倘得一男半女，也不枉他老人家养育一场。说罢，就嚎啕痛哭，倒把我已吓了开口不得，只得候了好一会，等我母亲怒气稍平静些儿，因轻轻的禀道：“不是我做儿子的放着现成福不享，一定要抛妻撇母，背井离乡；只因家中素来和睦，设或将来自我发难，弄得骨肉参商，岂不要被人唾骂？所以还是暂离膝下的好。”我母亲听了我一番话，摸不着头脑，只好带怒叫人将我的媳妇儿喊来，就把我说的话去告给他，问他知道不知道？他起先也是一窍不通，两只眼睛望着我发怔，后来忽然回味，不由的脸泛桃花，一言不发，只管朝着我敢怒而不敢言，又像似含着一包眼泪，欲申诉又无可申诉的样子。我此时终觉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想起他离慈荫太早，失人教育，以致做女孩儿家的义务多有缺憾，反动了个矜怜他的念头，也就不欲当着母亲深追同他过不去。于是低了头，长叹了一声，不辞而出。

刚刚的退到天井里，忽见家人们传进一封马递文书来，我急忙接过去一看，并非别人，正是我那李筱轩年伯由南京府署发来的信。我当时不知底细，心中疑惑不定。及至拆开一看，原来是我年伯替我将我父亲在日兼办的几宗差事，统留一年；又代我荐了个句容县张大令的书启兼杂务馆地，每月束脩是英洋二十四番，连关约附在信内寄来，嘱我见信即刻动身，慎勿延误。我自思此番可巧师出有

名，遂拿了来信去禀知我母亲，商议第二日就动身前往。我母亲虽是不愿意我远出，然见我有了馆地，也不便十分拦阻，只好勉作欢颜，嘱咐我遇事谦和，不可恃才傲物，我一一的答应了。只有我媳妇儿见我飘然远举，毫不以室家为念，便误会我是一种薄幸人物。虽经我再三的抚慰，终觉有点不好过的意思。我也只得明知故昧，同他胡混了一夜，托他安心侍奉婆婆；且家中统共只有亲丁三口，我如今再出外，只余婆媳两人，切不可稍存私念，自寻苦恼。

到了次日，雇了一只长行的邵伯划子船，辞别了母亲，将行李搬上。时值初春天气，寒威较重，适东北风大作，正是一帆饱挂，不到两三日，早望见两点金焦，长江如匹练一般，舟子打起锣来，乘着顺风，那只船如弩箭离弦，顷刻间已至石头城下。我就算还了船钱，将行李雇了两匹马，驼至城内状元境一升集贤客栈内住下。

明日就去江宁府衙门禀到禀见，我的那位李年伯见了，甚为欢迎，对我说是：“你来的甚好，如今我荐你的这位张大令，却是与你父亲同我皆是同年，而且与现任制军张香帅又是会榜同年。目下不知因着一桩甚么事，急得发了疯症，前天藩台瑞方伯意欲将他撤任，是我回明了制军，说张令半世青灯，一行作吏，到任后吏治过于勤劳，偶染痰疾，刻已稍愈，若把他平白撤任，不独张令性命将有不保，亦且将来地方官将无人肯尽心办事。当下制军沉吟半晌，对我说道：‘此事昨日藩司已经回过我，我因为同张令是老同年，却未曾答应，看他那副神情，似乎还未知道我同张令是有年谊的样子。好在张令同你也是同年，此事就烦你转致藩司，请他替张令设个法子，只要公私两益就得了。’我只得答应了下来。刚巧藩台那边已经有了消息，派了传事号房在院上候我出来，对我说是：‘藩台有要事待商，立等传见。’我下了院，不及回到自己衙门，就一迳去上藩台衙门。我下了轿，刚要上官厅，不意藩台的执帖家人走来回我说是：‘藩台吩咐过的，李大人早到早见，晚到晚见，叫家人们伺候着，一到请不必落官厅，就请到内签押房里坐。’我当时就随着那名执帖

家人进去，谁知藩台已经在花厅前面，笑容满面的拱着手迎了上来，不容分说，一把携了我的手，一直的扯到签押房里面坐下。也不容我行礼，口中对我嚷道：“句容张令，兄弟实在不知道同大帅及老兄有年谊，兄弟一时糊涂，误听敝署钱幕潘静齐的话，说张令痰迷心窍，恐怕贻误公事，所以回明了大帅，要想派个人去代代劳。如今既知道是老兄同大帅的老同年，这撒换的事，兄弟是万不敢做到。但是须想个妙法，要地方上公事既不搁误，张令又可在任安心调理，兄弟方于大帅及老兄面上交代得过去，所以请老兄过来，彼此商议商议。”一时那位钱谷师爷也过来了，又说了许多不知得罪的套话。于是大家公议，想出了一个法子来，当时是我说：“不如由卑府委一名发审委员去，代张令襄理庶务；再写一封信，将大人成全他的意思，知照张令，嘱他赶紧医治如何？”藩台听见我的话，用手拈住八字胡子，点着脑袋说：“甚好，咱们就这样办。老兄回了衙门，费心在候补知县里头委一名去就是了。”彼时我答应了一个“是”，藩台一端了茶碗，我就辞了出来。

谁知藩台送我到宅门口，回身进去，我刚转过脸来，忽听得后面一声怪叫，我再掉转头去一瞧，却是藩台唱京调二簧的声音，我只好装着聋子没有听见。此事前日已委了一位姓吕的去，也是山东人，与张令同乡，他们又一向交好，此番去当他的发审，是无有不合式的。这吕委员到差第二日，我就接着张令的禀函，他甚为感激，并同我要位知医的朋友去诊病，带办书启，这是明明投桃报李的意思。我所以想到你身上，就把你荐了去。再者，从前老年兄在任兼办的文庙乐舞同各书院监院点名的差事，我早回明了制军，委你们的后任接办。其中统留一年薪水，候你来领，你明日即具一张墨领来，将此项银子领去，虽然不多，也可以寄回去稍微贴补家用。”

我听见我年伯一番话，感激无地，简直差一点儿哭了出来，只有听一句，答应了一个“是”字，直至听完，我方住口。我年伯还要留我便饭，是我立意不肯；又将我母亲替年伯母年伯请安的腐套说了

一遍，我年伯也问了问家乡近况，一路辛苦，以及来省现寓何处，我又一一的告给他听。

见日已过午，恰好有人来拜会，接着又是督院传见，我就乘势辞了下来。从府署回寓，略一转弯即到。才走至我住的第八号门口，猛抬头看见一人，黑胖四方脸，两撇黄八字胡子，戴了一顶暖帽，水晶顶花翎，身上穿了一身灰鼠袍套，跟班的倒有六七个。那人仰着脸朝天，鼻上架了一副又黑又大的墨晶玳瑁边眼镜，从第九号房间里一掀门帘，踱着官步出来。跟班的狐假虎威，口中吆喝着叫我让开，便一叠连声嚷叫“伺候呀！伺候呀！”我再留神一看，见他那门楣上贴了一纸梅红片子，上面写着“正任宝应县杜寓”七个字，此时才明白是我们老公祖杜法孟，不久因案吊省察看的。我心中想着，这班狗奴，主人业已闹出乱子来的时候了，功名保得住保不住尚不可知，住在一个客寓里，尚且如许吆五喝六，眼下无人的式样，若是印把在手的时节，还不知要怎么鱼肉乡民，涂炭地方呢！怪不得一个好端端的实缺知县，弄得撤任调省。

我正在那里对着房门楣上红纸条子出神，不提防从房里忽地钻出一个妇人来，一阵香风，正在我的肋下撞了过去。接着房里又跑出一个未着长衣的男子来，赶上前一手揪住这妇人，连推带抱的两人嘻嘻呵呵拉进房去。只听见那妇人口中带着笑嚷道：“我不来了，黄师爷真的这么闹，老爷一下子回来看见，成个甚么体统？我不来了。”说着，又是一阵嘻嘻呵呵笑个不住。我再一留心，见那男子不过三十上下，倒是个小白脸儿；那妇人也不过二三十岁，虽是徐娘半老，却也风韵犹存，再加一双媚眼，两道秀眉，对着人有意无意的低眸一盼，也觉得有一二分骚态撩人。我心中认着是杜老公祖带来的随身侍妾，颇怪他帷薄不修；转念既是姨太太，自必有仆妇跟随，如今这房里并无别项女眷，其非姨太太可知。或者是个私娼，叫了来伺寝的，亦未可知。再朝着房里一听，却是放着房门帘，银蒜低垂，玉人无语，静悄悄的一点儿声音都没有。

第 一 回

我正欲转身回房，忽然听见客寓门外一阵嘈杂，接着那两扇中门呀然开放，一把红伞，一顶蓝呢四轿，抬了进来。及至下了轿一看，原来就是适才出去的那位杜老公祖拜客回来。又猛听得九号房中咯喳一声，只听那妇人埋怨那男子道：“你看，你这个人倒有多粗！连帐子都被你弄掉了下来。”那男子回道：“这才叫做戏台上出大恭，大家唱不成哩。”两人说了，又是笑将起来。我其时正吸着一口吕宋烟，听了这句话，也不由的要笑，几乎被那口烟呛出眼泪来。

及至回过头去一望，那位杜老公祖下了轿并不回房，还衣冠齐楚的立在那客寓里一间会客厅旁边，不住的用手去拈他那朝珠上的纪念。几名跟班的，却是川流不息在栈门口，张头探脑的向街上望。又听见那杜老公祖扯着滴溜滚圆的道地京腔嗓子，对着他的用人问道：“到了么？”有个年轻的跟班见问，垂着手先答应了一声“是”，又回道：“还没有到。”我看了看此种神情，想必是专诚候一位尊客来拜会的光景，所以有这种出门如见大宾的现象。不多一刻，听见远远的锣响，只见一个跟班的气喘呼呼的跑进来喊说：“到了！”杜老公祖便忙将一双马蹄袖子放了下来，然后举起右手无名指，对准暖帽的中缝，同他那鼻准一丝一毫都不歪，必恭必敬的站在那客寓的二道门里边，宁神息虑的静候。跟班的个个都带着红缨大帽，站在天井里伺候。

少停一会，那锣声更近，红黑帽子，一递一声的哼呵，轿子已经在门口打住。忽见一个像号房的人跑进栈房，手里举着一副红全简大帖，口中不住的嚷道：“宝应王少爷住在第几号房间呀？我们是府大人亲自来拜会谢步的呀！”我一听，才明白是我年伯来同我闹官场虚套。当下栈中茶房将那人领到我面前，他就冲着我请了一个安，笑嘻嘻的说道：“我们大人来替少爷请安谢步，还要要紧公事要当面谈呢。”我将帖子接过来一望，上面写着：“世愚弟李廷箫顿首拜。”我便赶忙的对那号房说道：“这称呼是万不敢当。我此番未曾带有用人，就烦你替我说我不在寓里，挡你们大人驾。如有话吩咐，

少停到衙门里去领教就是。”那号房领了我的话，转脸出去，对他们本官说了，接着又听见锣声，我知道我年伯已是回去，但是我心中甚不放心，不知要与我有甚么要紧话说。我本来秉性急躁，随即进了房，就想穿件马褂，立刻前去禀见。谁知我才跨进房门，又是一个戴红缨帽执帖的家人，跟着我进来，倒把我吓了一跳。及至接过帖子来一看，却是一行官衙小字的手本，我心中已猜到八九分是那位杜老公祖，我便不去看那手本上是写的甚么，当时装着不认识，沉着脸对他说道：“你们老爷是谁？这帖子恐是拿错了的罢，你回去问一问明白了再来。”我说完这几句话，便不去理会他，我自去开箱找寻衣服。刚巧府里二少爷有封信来给我，拆开一看，却是已经封备楼船一只，停泊桃叶渡，替我接风带饯行。这位二少君表学云卿，早已中过翰林，为人风流倜傥，我去见年伯的时候，在签押房里会过一次。如今他既高兴来交结我，又何能装着假道学的模样不去应酬他呢？当下就给了他一张回片，说是即刻就过来奉陪。

我等府里送信的人去后，再看看那杜老公祖的跟班，已不知是何时溜了出去。我心中本来有点瞧不起这一班人，他既知难而退，正合我的意思，我便一边穿好了衣服，将房门锁起，一面就寻找茶房来交代他的锁钥。刚要朝外走，忽听间壁房里，王八兔崽子的乱骂，又说：“这点儿小事统不会办，要你们一班混账行子干甚么的？明天替我一起撵了出去！”有个跟班的立在房门口，说是：“老爷在府里的时候，小的去院上探听，是李大人的号房对我讲，说他们大人一下院，就要到集贤栈去拜个宝应老爷。小的听到这里，就赶紧的来回老爷了，做梦也想不到这栈里会有两房宝应客人。”我听到这里，才明白适间那位杜老先生一番恭而有礼，却是误会所致。我再瞧一瞧时表，已是六点一刻，急急的来至淮清桥桃叶渡口，远见一只头号灯舫，停泊在钓鱼巷官妓韩延发家河房后门，船上已是珠围翠绕的一片笙歌。

云卿望见我，便招呼将船解了缆，拢近岸来，搭了扶手。我上

第 一 回

了船，看见舱里已有三位生客，却都不甚相熟。我就先向主人行了礼，云卿便一位一位的为我介绍。原来一位是云卿胞弟葆生，一位是本署的钱席钱晋甫，一位有胡须的四方面孔，却是藩台的少爷文大爷。我次第通了名号，那只船已是容与中流，向东水关而去。

时正三月中旬，轻寒未退，盈盈一水中，拥出一丸凉月，与东关头城圈里面丐户两三灯火互相明灭。再转面一看，却是一带丁字帘枕，灯烛点得如同白昼。原来这东关头有一连二十几座城洞，都是伙房乞丐居住，一般有领袖管束，名曰丐头。遇有官府过境，丐头就率领了群丐去挽舟牵缆，却好与钓鱼巷官妓河房遥遥相对。本是前明朱太祖创设的，所以警戒后人，倘要在钓鱼巷乐而忘返，则必有入东关头身为乞丐之一日。我当时见此情景，又想起旧地重游，不觉凄然浩叹。正是：

多情惟有秦淮月，不照兴亡照美人。

欲知后事如何，下回再记。

第二回

丧天良逆子累严亲 逃国法刁奴衅贤宰

当时我独自伏在船窗上，对着那河心里拥出来的一丸凉月，太息出神，眉目间不觉露出愁惨之色。云卿走过来，不提防在我肩背上一拍，问道：“小雅，你为着何事望洋而叹？”我猛然被他一问，急忙的应道：“我心中没得甚事，不过看这钓鱼巷就可巧紧对着东关头，一边画栋连云，笙歌达旦；一边就芦帘草榻，冷炙残羹，相形之下，实在感慨前人创意之深，令当局者视之，未免有转眼沧桑之叹。加之兄弟随侍此间，十有余载，此番承尊大人格外提携，得以旧地重来，叨陪游宴，但相隔不过三易寒暑，而秦淮河一带楼台，已非昔比，一时触景伤情，不意致劳下问，死罪死罪！”

云卿听见我说，亦伤感不已。文爷笑道：“今夕只准谈风月，不许说那前朝后汉来扰人清兴。大抵天下事如同做戏一般，得意的做了一出封侯拜相的戏，那不得意的，不过是做了一出《吹箫》《叹窑》之类。及至锣鼓停声，下场各散，一切贵贱穷通，皆归乌有，所以咱们说不如及时行乐。倘遇事伤起心来，那又何必呢！”云卿接口道：“文爷话虽如此，倘全无心肝，把天下事看得同唱戏一般，打着锣鼓，闹上前去，那胆是一天闹得大是一天，偶不经心，弄出乱子来，岂不要株连父兄受累，连自身的生命都牺牲了？像去年那位强盗少爷，好端端的一个白面书生，一朝缙继银铛，全家星散。到了堂讯的时候，先时我们家父顾全同寅的面目，不肯加刑，后来被制台申飭

第 二 回

了一顿，说：“一个七八品的官儿，儿子杀了人，问官就不敢刑讯；倘要是监司大员的子弟犯了罪，那还有人敢办吗？这还成个甚么王法？”就立刻札飭下来，叫严刑讯供，详拟察夺。家父接到这件公事，才不得已而会同上江两县刑讯。谁知那位少爷十分熬刑，任你夹棍梭拷，跪火铁链，还上了两起脑箍，他都咬定了不知情三个字做救命王菩萨，一直到至今，还未定案，岂不可惜哩？”

一时伺候的人已将酒席排齐，云卿便闹了要我带局。他自己先拿起笔横七竖八写上了五六张局票，又问我意中可有熟人，好替我写条子。我沉思了半晌，忽然想起了一个妓女叫小安子，三年前头曾经识面，是在六八子家的，不知目下还在这里没有？我就接过笔来，写了一个“六八子家小安子，王代。”晋甫走过来一望，问我道：“这小安子可是扬州人？他是自家的身体，是没有父兄的。”我应道：“不错。”他道：“然则此人已到了韩延发家去矣。”我忙问他：“何以知道？莫非是与阁下有旧？”他道：“我们应酬多，一年三百六十日，差不多三大宪上司衙门里的幕友，倒有三百五十天在钓鱼巷做议政厅。去年六八子去世以后，群花无主，当时从良的从良，换码头的换码头，还有几个跳到别的堂子里去，这小安子就改到韩延发家。我有个朋友，是他身上的客，所以知道。但是那六八子虽然是只乌龟，临死还传了一宗韵事呢。”我听了，便将条子上六八子改了韩延发，交与云卿的当差，同着云卿的局票发了出去。再看文大爷同晋甫，已是群花满座，琵琶月琴，叮叮当当，大小曲子唱了一条声。我因要听那六八子的韵事，所以无心再去顾曲，急着向晋甫追问。他一面斜睡在炕上烧鸦片烟，一面告给我听。

原来六八子本是扬州一位盐商公子，自幼不务实业，专喜歌舞。及粤匪南下，扬州失守，他弄得只手空拳，半筹莫展。却好曾老头子克复金陵之后，看见南京城里满目荒凉，疮痍未复，他就想步管夷吾设女闾三百以安行旅的成法，欲借繁华一洗干戈之气。其时兵燹之余，所有从前处官妓的地方如南市、北市、朝云、暮雨、淡粉、

轻烟等十四楼，业已片瓦无存，只有钓鱼巷一带楼台，滨临泮水，可为游宴之地。他就招人开设妓馆，以兴商务。他又自己带了妓女，在秦淮河夕阳箫鼓，开通风气。那时可巧又有薛慰农一班人赞成迎合，做了好些诗词去颂扬他。那《劫余竹枝词》上：“空留一水尚澄鲜，小劫红羊话往年。两岸笙歌荒草遍，那寻淡粉与轻烟？”又：“白头元老多情甚，也泛烟波荡小舢。”就是指的这宗事。当日六八子正投其所好，就领着许多小女孩子，都是有姿色会弹唱的应召而至，曾老头子就派他做了钓鱼巷督办官妓，乱后开山的大祖师。后来才陆陆续续的有了刘琴子、韩延发、金得功、李三白子；目今又添了甚么新刘琴子、三和堂、黑牡丹三家。这六八子做了一世的风流总董，却是至死人都摸不着他的真面目。有人说他同仪征卞宝第本家，他本姓卞；又有人说他同嵇商李小蚌子是叔侄，他真姓李；还有人说他虽是扬州府管辖，却是宝应县的人，与朱文定世淹算起来，还是嫡派的祖孙呢。因此莫衷一是，到底季少爷又逛过去闲谈，刚巧银号里送了一笔汇款来，是整整的四千两，堆着一桌子的元宝。这季少爷看在眼里，恨不能抢他过来，明知同他借必然托故不肯，他遂欺他是个孤孀老姬，突起狠心，当晚就约了两个兄弟，又带了一名厨子，一家拿了一柄切菜刀，跟过去撞开宅门，不由分说，把那查太太一连杀了七八刀，再去搜他银子，已是一两都没有，单单的剩了几吊铜钱，十余两鸦片烟膏，还有这零星金银首饰，统共不值百金，于是大失所望！他们三主一仆，知己肇祸，就撇下了杀死的死尸，各人携赃回署。第二日，查太太有个亲侄儿子，在本城开查义兴烟店，是很有名的，走来探望伯母，不意遇着这宗奇事，当下惊动了地方，一同报县请验。顷刻间，那南京城早一时传遍，惹得人山人海，都去看异事。

其时上元县王令是浙江人，为人倒还明白，不过柔儒些。接着了这件命案，又是在本城府学衙署，着实吃了一惊，立刻带了刑件，莅场相验。无奈那尸身已是分着七八块，好容易东一段，西一段配